



哲学研究丛书

复杂性生态哲学

Complex Ecological
Philosophy

耘/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哲学研究丛书

王 耘/著

复杂性生态哲学

Complex Ecological
Philosoph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杂性生态哲学/王耘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
(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0144 - 7

I. 复... II. 王... III. 生态学: 哲学 - 研究 IV. Q14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656 号

· 哲学研究丛书 ·

复杂性生态哲学

著 者 / 王 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责任校对 / 侯群雄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张 / 13 字数 / 19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144 - 7/B · 0006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鲁枢元

在生态批评领域，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生态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复杂难解，困难的是实践，是生态实际问题的解决。这种议论的后一半，当然确切无疑，从世界范围看，尽管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都已不得不关注生态问题，但地球的实际生态状况仍旧日益恶化着。至于这种议论的前一半，似乎也已经得到不少认同：生态理论，不就是“地球只有一个”，“社会要持续发展”吗？我相信，只要读了王耘博士的这本书，这种看法便会得到矫正。以往，学界就曾有过“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争论。这本题名为《复杂性生态哲学》的书，将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行难知亦难”。

这本书其实涉及了当前学术界两个新兴的、疑难的、颇具争议的理论场域，一是复杂性理论，二是深层生态哲学。王耘博士的意图是通过对二者的巡察、探究、梳理，将其整合到一种复杂性的生态哲学中。这一理论课题无疑是宏阔的、又是繁重的，我知道，在这一阶段里，王耘博士对此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

书中首先回顾了生态哲学的渊源与发展概况，揭示了生态哲

学在当前面临的难题，尤其是“深绿”、“浅绿”、“硬绿”、“软绿”盘绕纠葛、相互攻讦的尴尬处境。与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生态思想史》不同，王耘博士的这本书更突出了哲学原理上的思辨性与面对现实的当下性。他的同情与偏爱显然是在“深层生态哲学”上，然而，偏爱并不偏袒，或许正是这种挚爱更使他看到深层生态哲学在学理上，或曰在哲学根基与知识背景上的弊病。究其底里，貌似势不两立的“深绿”、“浅绿”，“同样是建立在对立统一的整体论基础上的”，“二者所运用的逻辑体系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深层生态学无法回避一种内在的焦虑，它并没有实现对整体论建构的重大突破”。作者因此断言：“深层生态学如何走出它的困境？我们认为，与复杂性理论的结合是它可以选择的康庄大道。”

关于“复杂性理论”，并非字面意义上“复杂的理论”，而是“关于复杂性的理论”，或曰“关于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的学说”，这是建立在贝塔朗菲（L. V. Bertalanffy）一般系统论与普里戈金（I.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关于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本书列举了十个要点，我们不再重复。我这里仅只希望提醒一下，本书关于“复杂性理论”的一个近于“悖论”的提法：“复杂性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这可能是深层生态哲学最为厌弃的‘家庭出身’”。这就是说：生态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哲学，多把科学技术看作造成生态困厄的祸水，“祸水”如何又能变成“活水”呢？

王耘博士的解答是：此“科学”并非彼“科学”，“复杂性理论是一套崭新的科学理论，是一种与经典科学全然不同的理论……复杂性理论不仅对经典科学有着清醒的批判，而且彻底超越了经典科学所秉持的理性逻辑——它正在振奋人心地构建一个

跨学科的生机勃勃的复杂性系统”。关于一种“新科学”的出现，我在1980年代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时就有所觉察，当时我是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等人的“互补论”以及菲耶尔阿本德（P. K. Feyerabend）的某些“奇谈怪论”作为不同于牛顿经典科学观的新科学来看待的，从而希望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视野。而在王耘博士看来，爱因斯坦等人的“新科学”仍然是一种“简单性的理论”，“虽然这一理论系统超越了牛顿以来近代经典科学的静态宇宙观，塑造出一部更为细致的时空理性原则，但它并不是一种复杂的理论系统。”从生态批评的空间来看，我想我们差不多可以接受这一判断，较之爱因斯坦的宏观物理世界，玻尔、海森堡等人的微观量子物理世界，“复杂性理论”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世界”、“生理的世界”、“生物的世界”、“生态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混沌的”、“开放的”、“延异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拥有“目的”、“意志”、“精神”、“情绪”的广阔而又深邃的世界。王耘博士指出：“贝塔朗非从生物学角度出发，认为生命机体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动态整体系统”，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地球这个“动态整体系统”也应该是一个“生命机体”，或起码类似一个“生命机体”，这与生态学家洛夫洛克（J. E. Lovelock）、马古里斯（L. Margulis）提出的著名的“盖娅（Gaia）假说”就已经十分接近了。对此，我希望保留的一点意见是：在“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与物理学家牛顿的血统反而不如与生物学家的贝塔朗非、生态学家马古里斯们更接近一些。在我看来，爱因斯坦、玻尔们仍不失为“新科学”发轫的先驱。

如果“复杂性理论”真的如本书阐述的那样，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科学”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为“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为“生态困窘”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理论

疑难提供一条解决的途径。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尝试。也祝愿王耘博士关于“复杂性生态哲学”这一富于创见的构想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王耘博士的专业方向是文艺美学，他的这部著作却没有更多涉及文学艺术与美学方面的具体问题，他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哲学的层面上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包括文学艺术的生态批评在内清理出一片更为开阔、稳实的平台，当然这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气力，而且不见得可以现种现收。然而这种富有远见的繁重的劳作，对于开辟新的学术天地却是必不可少的。书中涉及的一些关于复杂性理论的文字，对于文艺学、美学界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陌生，乃至有些费解难读。这里我倒愿意奉献给大家一点体会：读容易读的书固然可以有许多收获；读难读的书，包括那些横跨诸多专业的书，一旦读进去了，往往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自己是有着这方面的许多体会的。

王耘博士的这本《复杂性生态哲学》，是在他的博士后研究课题的出站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他请我说几句话，我不好推辞，其实无论是他的理论的视野还是探讨的深度，都已经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他的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敏锐沉着的书写风格，使我隐约看到中国学术界在长期凋敝之后，在更年轻的一代学人中，已经萌发出新的希望。我衷心祝贺他的这部书的出版，也期待它能够引发人们对困扰着整个人类的生态问题做出更深一步的思考，包括不同意见之间的切磋与争论。

2008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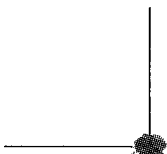
于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生态哲学的历史与未来	1
第一节 生态运动的缘起	1
第二节 浅层生态主义与生态哲学	8
第三节 深层生态主义与生态哲学	24
第四节 深层生态哲学的困境	34
第五节 生态哲学的未来	47
第二章 古、近代理论中的自然观	6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自然观	61
第二节 印度古代思想中的自然观	74
第三节 西方古代思想中的自然观	86
第四节 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与自然哲学	99
第三章 现代性理论与生态哲学	114
第一节 胡塞尔、舍勒与生态哲学	114
第二节 海德格尔与生态哲学	122
第三节 怀特海与生态哲学	133
第四节 霍克海默、阿多诺与生态哲学	142

第四章 复杂性理论与生态哲学	152
第一节 复杂性理论的哲学意蕴.....	152
第二节 贝塔朗菲与生态哲学.....	162
第三节 普里戈金与生态哲学.....	172
第四节 圣菲研究所与生态哲学.....	183
第五章 复杂性生态哲学	193
第一节 开放性的哲学	
——解构封闭系统论的生态哲学.....	193
第二节 涨落的哲学	
——接纳个体存在论的生态哲学.....	208
第三节 自组织的哲学	
——超越形上还原论的生态哲学.....	225
第四节 涌现的哲学	
——走向非线性理论的生态哲学.....	240
后 记	251



第一章 生态哲学的历史与未来

第一节 生态运动的缘起

人类敲响了地球的丧钟，与此同时，地球也正在敲响人类的丧钟。这一道理在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中却不被理解——钟声企图获取人类的眷顾，却始终难以穿透心灵对自然的冷漠。

我们已经习惯于像人类首次登月时那样看地球，认为地球还是个朵朵轻云覆盖着的美丽的蓝色星球。地球是个壮观的自然物；在那么远的距离上，是看不到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的。但是，在照片、书刊、广告上反复出现这样的地球形象对我们构成了误导。即使全球变暖的灾难不会成真，即使臭氧层的空洞仍只是极地的隐秘的现象，人类的行为也早已改变了地球上的环境——只是这些变化在照相机的镜头上显示不出来而已。地球上过去没有放射性的地方现在都有了，核爆炸的危险残留物已比比皆是，核工厂已越来越多；每个

大城市上空都弥漫着有毒的烟尘；在全球范围内均已从母乳中检测到致癌的化学合成剂；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破坏了生态龕及大量物种。^①

人类习惯于认同表象，而不是事实。这种依赖于主体性权威的情绪一旦蜕变为理性，便愈发不可收拾。事实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在步入一个人类足以吞噬自然的境地。1972年6月5日，各国学者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它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只有一个地球》一书，是当时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为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这份报告就认为，“应该指出的事实是：在人口、能量和资源的消耗、城市化和消费的要求上，以及由此引起的污染问题等，目前都在急剧增长。这样就使掌握技术的人类，正在经历着改变地球上自然体系的过程，而这种改变过程，却又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可能是无法挽救的。”^②

在这一状况下，“绿色运动”应运而生，“绿色运动”成为早期生态运动的特定称谓。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种旨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健全乃至重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运动悄然兴起。它把矛头直指现代性社会的立基之本——支撑科学主义大厦的工具理性逻辑，嘲讽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与自然形成的所谓“新型关系”：“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物种灭绝，森林

① 巴里·康芒纳著《与地球和平共处》，王喜六、王文江、陈兰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2页。

② 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著《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4页。

毁坏——这一切有个共同的原因：人类文明与地球的自然平衡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① 欧文·佩基（C. Owen Paepke）坚信：“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物质进步很快地补偿了过去，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国家一个个消退、灭亡；信仰与哲学盛行后又失去魅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不断地变动；只有进步本身依然持续进行。”^② 今天，人类异化世界异化自己的脚步马不停蹄，进步与退化的悖论在如是背景下，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不可调和。于是，悲观主义情绪四处弥漫，广为流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不无伤感地悲叹：“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证据说明，那种要由人类依据最大利益来利用竞争、财富、权力的企图，都是彻底的失败。环境危机是这种失败的一个主要例子。我们之所以陷入一种环境危机之中，是因为我们借以使用生态圈来生产财富的手段毁灭了生态圈本身。当前的生产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自杀性的。”^③ 激愤是情绪从悲观以至绝望的必然结果，它在此处为日后生态运动的“体内”喷涌出一种汹涌澎湃、针锋相对的激进主义热血埋设了良好的伏笔。

在这里，我们发现，生态运动的原始“本能”里有两种极为突出的特性：争取政府干预的行动性与重新定义伦理设准的自觉性。

首先，绿色运动在本源上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绿党渐次层出——美国绿党充当了先锋，继之又有联邦德国

-
- ① 阿尔·戈尔著《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陈嘉映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16页。
 - ② 欧文·佩基著《进步的演化》，蔡昌雄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第7页。
 - ③ 巴里·康芒纳著《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37页。

绿党、比利时绿党、荷兰绿党等多国绿党的出现。石音曾在《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中译本前言中提到，二战后，“在国际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核武器和空间领域的争斗，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斗争形式，即8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以绿党为首的绿色运动。绿色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又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它是群众性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① 石音认为，绿色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绿党之所以风起云涌，其首要原因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造成的各种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除此之外，核恐怖正在制造的严重破坏世界和平的核威胁，经济增长的极限带来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日益崩溃的形势，以及科学的系统论思想的发展都对绿色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如何，现实已经摆在面前，它要求政府在承担人类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承担一定的环境责任。这种责任感在理想状态下甚至可以超越国界。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中便指出：“提高各国政府的眼界不是一个空想的命题。视野狭窄是由于主权民族国家的神话占统治地位，而不是由于植根于社会性质或人民性质的因素。”^② “政府要尽到它们的那份责任，它们必须提高它们的眼界，超越它们治理的国家的边界。”^③ ——企图在生态这一问题上创造出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神话”，“准备有选择地将

①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1~2页。

② 欧文·拉兹洛著《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73页。

③ 欧文·拉兹洛著《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71页。

决策权转移给地区或全球层次上的联合体”^①。

其中，尤为敏感的话题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现状的反应和态度。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相信：“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是对一个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益减少的世界的环境恶化、贫困和艰难不断加剧状况的预测；相反，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可能性，这一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对于摆脱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正在日益加深的巨大贫困是完全不可缺少的。”^② 在印度学者伽哈（Ramachandra Guha）的生态主张里，“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由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个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上流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另一个是不断增长的军事化，包括短期的（如不断的局部战争）和长远的（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思想）。而这类问题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界限没有明显的关系。如果这种界限的区分与基本问题无关的话，那么，把强调野外自然保护用于第三世界肯定是有利的，它实质上是把资源从穷人手里直接转给了富人。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城市上流阶层享有不成比例的资源消费。”^③ 对生态公正是否存在并得以履行的关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远远超过其维护生态环境本身的热情。

其次，生态运动在根本上是一种伦理精神的自觉。个体生命

① 欧文·拉兹洛著《第三个1000年：挑战 and 前景——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80页。

②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2页。

③ 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152~153页。

对待伦理责任的自我觉悟，是生态学在内在精神层面可能进行实践的有力保障。在这里，伦理责任的设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在1963年4月21日于兰巴雷内撰写的《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其对我们文化的意义》一文中谈到：“过去的伦理学原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①“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我立即明白了：这种根本上完整的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②生态时代的伦理责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人类内部关系，而应扩展到与人类共在的所有生物有机体中去，是史怀泽为伦理责任的对象划出的新范围。在此基础上，绿色运动的伦理原则是非常明确的——黑白两立，泾渭分明，甚至带有某种决绝的意味。他们立场坚定地相信，“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③善是存养生命，使可形可得之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伤生命，以致压抑生命之完善。善恶之间，对待生命的存养与毁伤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生态时代中的人类及自我理应有所选择，避免对普泛生命有任何

① 阿尔伯特·史怀泽著，汉斯·瓦尔特·贝尔编《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9页。

② 阿尔伯特·史怀泽著，汉斯·瓦尔特·贝尔编《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8页。

③ 阿尔伯特·史怀泽著，汉斯·瓦尔特·贝尔编《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9页。

形式的直接地或间接地伤害。

然而，无论绿色运动是一种公共政治决策还是一种个人德性诉求，它都需要一种知识体系以及理论形态来支撑。我们发现，人们强调自我负有环境责任的早期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种盲目的无知无觉的冲动奠定的。“在1983年春天的全国竞选运动期间，绿党公布了一个长达36页的经济纲领，它为一个生态平衡、规模适当、自我组织（而不是国家控制）的经济，提出了一些实质性建议，此时，美国的宣传机构或者报导说，绿党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1983年3月2日《华盛顿邮报》），或者说，绿党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1983年2月13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告诉读者说，绿党是‘不成熟的和不现实的’，他们是为‘浪漫主义的和危险的简单渴望’所驱使的（1983年2月2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分钟’节目（1983年2月27日），播放了绿党的一个片断，尽可能使绿党看起来稀奇古怪，因为它的部分镜头是在一次化妆晚会上拍摄的，这种晚会在狂欢节或者是在四旬斋前一天的整个德国都是要举行的。”^① 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查·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针对当时的情形指出，“这并不是说，在美国记者中间存在着一个反对绿党的阴谋，他们那些否定性的和不确切的报导，大部分都是由于对这些新思想的含义常常缺乏知识。”^② 这一情形，时至今日仍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显然，传统的知识体系以及建立在传统知识体系上的理论形

①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3~4页。

②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4页。

态不足以说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生态事实。事实上,“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无法设想不变性的摧毁、创新性的突变和再生系统的改造,而我们则必须设想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能使我们理解,一种文化可以产生出毁灭这种文化的东西。”^①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以整体论为旨趣的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只能在那些对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思考中产生。

第二节 浅层生态主义与生态哲学

浅层生态主义肇始于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撰写了《寂静的春天》,并首次出版,它打破了西方文明两千年来对待自然如寒冬般的死寂。后来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评价该书——“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②卡逊所起到的警示作用在于,她指明了一种人类从未意识到的危机,以及人类必须立即有所选择的迫切处境。

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使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

① 埃德加·莫兰著《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秦海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9页。

② 蕾切尔·卡逊著《寂静的春天》(前言),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9页。